

◇林积忠

重
阳
的
褶
皱
里
藏
着
故
土
的
指
纹

晨光爬上窗棂时,案头的青瓷茶盏正氤氲着陇上黄菊的香气。这抹来自积石山麓的芬芳,总在重阳这天破开时空的茧,将我的白发染成少年时麦浪的颜色。六十六载光阴如黄河水奔流不息,唯有此刻,会突然听见夯土墙下蟋蟀的私语,看见母亲站在老杏树旁,将一捧茱萸别进我褪色的军装口袋。

1978年的积石山,是镌刻在黄土层里的诗行。高中教室的木格窗棂漏进秋阳,粉笔灰在光束里跳着胡旋舞。当征兵的号角惊起满山雀鸟,我背着用粗布缝制的行囊走向军营,身后是父亲用烟杆在黄土上划出的直线——那道线越拉越长,最终成为青藏线上永不褪色的军绿色轨迹。二十一年间,我的军靴丈量过唐古拉山的雪线,记录过可可西里的星轨,却始终走不出母亲站在村口的那个剪影。

转业到青海的岁月,是另一种形式的跋涉。政府大楼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昆仑山的雪峰,公文堆里偶尔会飘出几粒故乡的荞麦。那些年,我在文件与会议的夹缝中种植乡愁,用钢笔在便笺纸上临摹保安族腰刀的纹样,让办公室的绿萝顺着记忆攀向大河家的方向。直到某日整理旧物,发现军装内袋里那撮早已风干的茱萸,竟在二十年时光中凝成琥珀色的泪滴。

退休后的重阳,我学会用运动丈量生命的韧性。晨跑时踏碎的露珠里,有积石山融雪的清冽,太极推手划出的弧线,暗合着黄河在峡谷间书写的狂草。写作成为与故乡对话的密道,当钢笔在稿纸上洒出墨痕,我总错觉那是母亲纳鞋底时麻线穿过千层底的声音。去年重阳,我在《保安族志》里读到“茱萸会”的记载,忽然明白那些别在军装上的红果,原是游子与故土的脐带。

今晨的菊花茶泛起第三道涟漪时,手机突然震动。视频里,积石山新修的旅游公路正穿过我儿时放牧的草滩,但镜头一转,老屋门楣上那道1978年的刻痕依然清晰——那是母亲用镰刀头为我量身高时留下的印记。窗外的秋阳忽然变得温柔,我看见无数个自己在时光长河里叠印:穿军装的少年、握钢笔的中年、敲键盘的老者,最终都汇入大河家渡口那片金色的麦浪。

案头茱萸在玻璃瓶中舒展红叶,恍若故乡寄来的信笺。我轻轻触碰那些褶皱的叶片,仿佛摸到积石山岩层里沉睡的岁月。重阳的褶皱里,永远藏着故土的指纹,而每个游子都是行走的乡愁标本,在时光的标本馆里,永恒地保持着归家的姿态。

◇杨云柳

重
阳
节
是
亲
情
和
乡
愁
寄
托

重阳节,农历九月初九,二九相重,称为“重九”,民间在这一日有登高风俗,所以重阳节又称“登高节”。还有“重九节”“茱萸节”“菊花节”等说法。由于九月初九“九九”谐音是“久久”,有长久之意,所以常在此日进行祭祖与敬老活动。重阳节与除、清、孟三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。2012年12月28日,法律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。

十里不同俗,百里不同风。

许多人都知道重阳节有“插茱萸”“登高”“饮黄酒”等习俗,但很早以前,甘肃陇中在重阳节还有“追节”敬老、“登高望祖”的古老习俗。

在我的家乡陇中,每到重阳节时,小辈们要给老人和亲戚长辈祝寿。以前物资匮乏,生活困难,他们的做法简单淳朴,家里的小辈就给年过花甲的老人做一碗长寿面,女婿给老丈人、外甥给阿舅等亲属老人送罐头或是买蛋糕冰糖等礼物,表达对老人们的关切惦念和孝敬,祝福老人和长辈健康长寿。

陇中人在这一天也有登山的习俗,但他们的登山与传统的登高似乎不同。据说很早以前,他们的祖上或是征战,或是驻兵,或是经商,或是被迫移民,携家带口、肩挑背负来到陇中,披荆斩棘,开拓家园。据说他们十有八九来自山西大槐树下,初到这里,人人都怀念家乡故土,于是在重阳节的这一天,家家扶老携幼,走出村子,穿过田野,登上附近的山,举目眺望迢迢千里的来路。他们或长吁短叹,或互相劝慰,怀念着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,以及那里埋葬的亲人先祖。

一年又一年,一辈又一辈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当初那种浓烈的乡愁逐渐淡化,在重阳节登山远眺就没有祖上初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乡愁,而是多了一份心旷神怡兴高采烈的畅快心情。在重阳节这天,大家团聚在一起,欣赏层林尽染、天高云淡、万类霜天的深秋美景,并美其名曰“辞青浪山”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陇中农村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如今,许多年轻人都出门在外,每到重阳节,无论是打工做生意的还是在城里工作的人们,都会开着小车,后备箱装满礼物,带上妻儿回到家乡,走亲访友、探望老人。

透过陇中人人过重阳节,我们不光能看到陇中重阳节是亲情和乡愁的寄托,有着传统的尊老敬老美德,也折射着社会变迁、历史进程中移民蹒跚前行的影子。

◇王晓琴

寻 秋

小孙子说,幼儿园老师布置了作业,要去找秋天,观察秋天……于是,周日带他走出家门,牵着他的手,到林间寻找秋天。

树叶沙沙作响,他蹦蹦跳跳,走走停停,蹲下捡拾落叶,一片又一片。阳光透过枝叶,照在他专注的小脸上。他小手举着一片金黄的树叶对着阳光,叶脉在光影里无比清晰。小孙子很专注,他的专注感染了我。我抬头望去,眼前一片色彩斑斓,黄叶明净,红叶深沉。好喜欢美丽如画的秋天!

风起,一阵凉意掠过。

人过中年,犹如这秋日斜阳,温暖里

◇黄治文

九 月 九

百花的丽影伴随着残梦
走失在秋的马鞍上
秋还未及深处,意韵正浓
红叶扮演起群花的替身
在色彩的母体里托生
就连不修边幅的白杨树
也成了黄袍加身的王
山河,就此盈满短暂的
锦绣

在门前摇摇晃晃地走动
我是那个被菊香
留在屋内吟诗的人
九月九的日子,已经
不再年轻,一头的霜白
正与案上的笔墨抗衡着
今日,无须选择去登高
一个能够坦然面对晚秋
的人
早已把自己当成一座仰
止的高山

◇张光业

登 高

插遍茱萸
你捉风而立

目光所及,是白云翻滚的故乡

羊群正漫过山腰
啃食远方的荒原

风,染旧的双鬓
多像太子山上的雪白
映照故乡、亲人……

风,掀起的衣角
像一片不肯落地的秋叶

风,呼唤乳名
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
你却听而不应

岁过重阳
因为,你不想惊扰
故乡深处
母亲在静默守候的时光

◇马永清

在重阳的光里轻轻颤

日历撕下思念
晾晒的茱萸
轻轻打了个结
菊花,把秋阳筛成碎金
在菊花酒中
晃荡
风叠着秋意
递来旧年的香
徘徊在窗台上

一头系着牵挂
另一头温着故乡
那茱萸的影子
顺着白发往下滑

暮色漫上来时
那片悬而未落的叶
像电话里欲言又止的
尾音

在重阳的光里轻轻颤
一句安康
浸在茶里
像古人的醉意,落进
秋的叶脉
落在归途的起点

◇牛 岱

重 阳 节 登 高

登临载酒话沧桑,忽过天边雁一行。
风冷时闻杨叶落,山高又见雪花藏。
乾坤浮矣云间小,岁月流兮陇上黄。
若得人人老吾老,九州何处不重阳?

◇焦世辉

重 阳

秋深莫道少芳丛,霜叶飞时万点红。
独上高台凝望久,一江明月九霄风。

◇白承玉

南 山 之 秋

南山村的秋,是从白杨树的梢头开始的。那些挺拔的白杨,如同质朴的西北汉子,在秋阳下泛着清冷的光。它们疏疏落落地立在村口、路旁,将整个村子温柔地拥在怀里。远远望去,屋角的轮廓在一片如云似雾的金黄树冠间若隐若现,炊烟袅袅,让人恍若置身仙境。

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,最先撞进眼里的,是漫山遍野的红。不是城里枫叶那般规整的艳,而是野山果缀满枝头的那种热闹。说不清是山荆子还是红山果,一簇簇、一串串,把坡地点染得星星点点。微风吹过,枝条轻颤,红果子便跟着晃动,像谁撒了一把碎玛瑙在草叶间。沿着山坡往上,秋叶的红更深沉些,是杨树树叶被秋霜浸透后的赤色,混着尚未褪尽的黄,层层叠叠地铺展,宛如画师用赭石与藤黄调了色,信手往山间一抹,便成就了一幅斑斓的画卷。若是站在高处远眺,整座山宛如燃起了静静的火焰,不灼人,也不熄灭,就那样温存地、持久地燃烧着。

这个季节,秋雨总是不会缺席的。它来得悄无声息,缠缠绵绵。起初只是星星点点,不一会儿,雨脚就密了,斜斜地织成一张网,风裹着雨丝和凉意,把白杨树的叶子洗得发亮,朦朦胧胧地笼罩住整个村子。远山渐渐隐入灰蒙蒙的雾中,原本棱角分明的沟壑,竟显出几分妩媚柔和。村口那棵老白杨,该有上百岁了吧?树干粗得要几个人合抱,树皮裂着深深的纹,像老人手上暴起的青筋。雨水顺着裂纹淌下,在树根处积成小小的水洼,倒映着它稀疏的枝丫。叶子已落得差不多了,光秃的枝丫指向灰蓝色的天,透着一种不慌不忙的沧桑——是啊,它见过多少个这样的秋天?见过村民扛着锄头从树下走过,见过孩子们摘着野山果奔跑,如今又静静看着秋雨漫过山路,把整个村子浸润在淡淡的雾气里。

雨停时,雾还未散。站在村后的坡上望去,南山村像是裹在一层薄纱中。白杨树的轮廓模糊了,野山果的红也淡了几分,唯有村口老白杨的身影,依然清晰地立在雾里。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腐叶的气息,混着野山果若有若无的甜香,深吸一口,连肺腑都觉得清静。偶尔有声音从雾中飘来——是女人唤孩子回家吃饭,或是男人驱赶牛羊的吆喝,轻轻地,却把秋日的宁静衬得愈发醇厚。

夜幕降临,家家户户亮起了灯。温暖的灯光在湿漉漉的夜色中晕开一团团光晕,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。南山村的秋夜,静得出奇,只偶尔传来几声犬吠,更显出大山的深邃与安宁。

原来,南山的秋,从不是轰轰烈烈的。它是白杨叶间的微凉,是野山果点点的嫣红,是秋雨的缠绵,是老白杨的沉静。它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待在山里,等着每一个愿意走近的人,把心浸入这清冽的秋意中,慢慢沉淀。

重温古诗词

过故人庄

唐·孟浩然

故人具鸡黍,邀我至田家。
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。
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。
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。

醉花阴

宋·李清照

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,玉枕纱厨,半夜凉初透。
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

本报地址:甘肃省临夏市团结路25号 订阅处:各邮政局(所)及营业网点订阅 报纸投递服务电话:18909301585 承印单位: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